



1

胡适日记

全

1910—1914

曹伯言 整理

胡 适 简 介

(1891—1962),

安徽绩溪人,

中国近现代著名的

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

他一生治学严谨,学问渊博,

在文学史、哲学等许多领域,

都有开创性的建树。

安徽教育出版社

1

知遠日記

1910—1914

知遠 著



知遠先生肖像

1

胡适日记

1910-1914

全编

曹伯言 整理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胡适日记全编. 1 / 胡适著; 曹伯言整理.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1.9

ISBN 7-5336-2235-9

I. 胡... II. ①胡... ②曹... III. 胡适 (1891~1962) —日记—汇编 IV. 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62689 号

责任编辑: 张崇贵

装帧设计: 包云鸠 黄彦

出版发行: 安徽教育出版社 (合肥市路进路 1 号)

网 址: <http://www.ahep.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安徽飞腾彩色制版有限责任公司

印 刷: 合肥商中印刷厂

开 本: 880×1230 1/32 插页: 2

印 张: 18.625

字 数: 380 000

版 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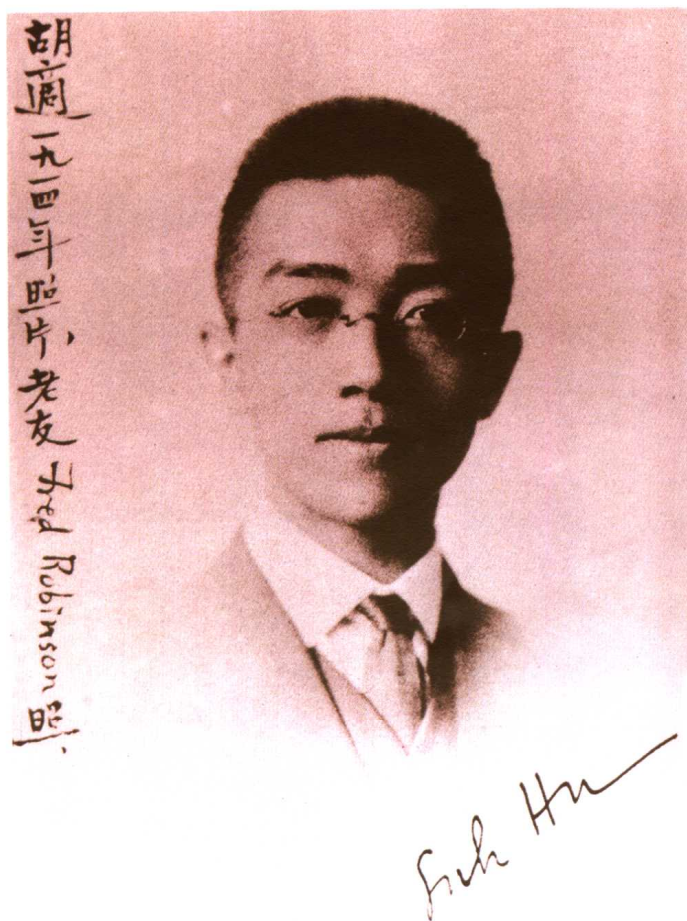
印 数: 3 000

定 价: 26.00 元

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我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电 话: (0551) 2651321

邮 编: 230061



1914 年在美国康奈耳大学读书时的胡适



1910年8月，胡适(立者二排左一)与同期赴美留学的全体同学合影



1910年9月，胡适(前排左一)初到美国，和老师、同学合影



《竞业旬报》书影

萬里遠行役軒車屢後則
傳神入圖畫憑汝寄相思
以室中讀書圖寄
冬秀
通之 三年



1914年由美国寄给江冬秀的“室中读书照”

前 言

胡适（1891—1962），安徽绩溪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1910年赴美国留学，是著名哲学家杜威的高足。1917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极力倡导文学革命、思想革新和整理国故，成为新文化运动的著名领袖。曾历任中国公学校长，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校长，抗战前期驻美大使，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还长期兼任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董事、名誉秘书。他的活动遍及各个领域，遍及国内外。他一生治学勤谨，学问渊博，在文学、史学、哲学等许多领域，都有开创性的建树。他不但把世界先进文化引进中国，而且把中国文化推向世界，致力于中西文化交融中产生一种新的中国文化。他的思想和事业，在中国、在世界，都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今天也还在被人们广泛的注意和研究着。

胡适一生坚持写日记，从他在中国公学做学生的后期起，到晚年出任中研院院长在台北南港中研院逝世，先后五十余年，其间虽有缺写和中断，但总体上是完整的。

《胡适日记》，充分展示了胡适这位著名学者、思想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的独特风采。其中有他的读书治学、朋友交往的札记，有他对社会时事的观察和分析、个人和家庭生活的记录，有他的诗文和往来书信的存稿或摘要；在值得注意和研究之处，附有剪报或相关文件，在需要印证或留念的地方，还配有珍贵的图片，这些使得胡适的日记丰富多彩，也是他的日记的一大特色。《胡适日记》的内容，涉及中国近现代的思想学术，文化教育，内政外交和社会变迁等许多方面，因此，它不仅是研究胡适个人，也是研究整个近现代中国的非常珍贵的原始资料。

在此以前，中国的出版家也出版过不少《胡适日记》。不过这些《胡适日记》都是阶段性的，其中有的含盖的时间虽然比较长，但依然不完整，且未加整理，使用很不方便。尽管如此，这些《胡适日记》的出版，仍有其重要意义，它们不但适应了当时学术界的需要，还为后来者整理出版一套完整清楚、使用方便的《胡适日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些就是我们此次整理胡适日记的出发点。而我们之所以把我们整理的结果称之为《胡适日记全编》，也是相对于这些阶段性的《胡适日记》而言的。

目前社会上流传的《胡适日记》，主要的有以下几种：

（一）《胡适留学日记》（以下简称“商务本”）。这是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期所写的日记，起自1910年8月，至1917年7月止，共四册，十七卷。此书原名《藏晖室札记》（以下简称“亚东本”），193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后来胡适将这部日记校对一遍，改正了一些小错误，改成今名，交上海商务印书馆于1947年出版。1957年他

又作了一次校阅，改正了几处错误，仍用《胡适留学日记》的书名，交台北商务印书馆于1959年出版。

(二)《胡适的日记》(以下简称“中华本”),1985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分上下册。这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根据胡适遗留在北京的手稿整理的。其中有胡适早年在上海的《藏晖室日记》己酉第五册和庚戌第一册,1921年日记五册,1922年日记六册,1937年1月1日至6月21日、7月20日至8月2日、9月7日至10月19日日记三册,1944年1月3日至12月31日之间三十七天的记事。

(三)《胡适的日记》手稿本(以下简称“远流本”),起自1921年4月,至1962年2月24日胡适去世的前三天止,共十八册,台湾远流出版公司受胡适长公子胡祖望委托和台北胡适纪念馆的授权,于1990年用原已制成的胡适日记的缩微影片影印出版。这是迄今为止,包含时间最长,也是以影印原貌公之于世的胡适日记。

(四)1997年安徽黄山书社影印出版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耿云志先生主编的《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共四十二卷,其中14、15、16、17四卷是胡适日记(以下简称“黄山本”)。第十四卷中有《藏晖室日记》三册,其中“庚戌第二册”,正是“中华本”所缺,此外还有《藏晖室笔记之一:小说丛话》、《胡适杂记》和《日程与日记》。胡适于1917年7月回国任教北大以后,有三年多时间没有写日记,而这三年多时间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时期,也是胡适在中国登台亮相,领一代风骚,开一代风气的时期,是最应当留下记录供后人研究

的，所以他后来很后悔这一时期没有写日记。^①但胡适在1919年和1920年所写的《胡适杂记》和《日程与日记》，虽然时间上有不少缺记，内容也很简单，却也能略补这一阶段日记之缺。第15、16、17三册，是胡适1921年和1922年日记，以及1937年和1944年的部分日记。这些日记手稿，即前面所说，经过整理，已收入“中华本”。其中1921年和1922年日记和此后到1935年的日记一起，在胡适卸任驻美大使后，曾请美国国会图书馆摄成显微影片，也影印在“远流本”中。

上述四种胡适日记，是我们这次据以进行整理工作的底本。对于胡适早年在上海的《藏晖室日记》，我们是依据“黄山本”，同时参照“中华本”整理的。《胡适留学日记》，是用“亚东本”和“商务本”对勘的。留学回国后任教北大的《日程与日记》等，则只能根据“黄山本”整理了。1921年以后日记的整理，我们主要是根据“远流本”，同时参照了“黄山本”和“中华本”。

台湾的“远流本”，未经整理，从实用角度看，问题确实不少，其中主要的有缺漏，重复，颠倒错乱，模糊不清等。“远流本”的这些问题，是多种原因产生的。有些是印刷装帧过程中造成的，如缺漏、重复、颠倒、油墨太重或太轻等；有些可能是摄制缩微影片过程中产生的，如漏拍、未照清楚、折叠掩盖、天头地角未照到、前后颠倒等；有些则是原稿本身的问题，如有时字迹了草，笔误，日期前后重复，有些日记说“稿附后”而后面却没有附稿

① 见1921年4月27日和1930年12月1日日记。一编者

等。由于问题产生的原因不同，所以解决的方法也不能限于一种。凡“远流本”中不能解决的问题，有一部分可与“黄山本”、“中华本”对勘，但绝大部分须查底片解决；如果底片也有问题，则只能查原稿解决；如果查到最后确定是原稿本身的问题，其中有一部分还可以通过多种校勘的方式解决；如果经过这一番努力，还有一些问题无法解决，那就只好存疑了。

总的来说，我们这次整理，主要做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补缺漏。胡适日记有不少散失。如现在所见胡适最早的日记《藏晖室日记》只从“己酉第五册”开始，而此前的四册则不知下落。又如1910年6月底胡适从上海到北京参加第二批庚款留美考试，临行前最后一天的日记末尾写着“以下入《北游日记》”，但是这册日记既不见于“中华本”，也不见于“黄山本”。再如1910年8月到美国以后有日记，1911年11月至1912年8月也有短时期的日记，名《北田日记》，关于这些日记，胡适自己明确地说“遗失了”。还有，胡适日记有时在被人借阅中散失，如1934年1月11日日记说：“一月十日日记，[陈]受颐先生借去。”因此我们今天所见本子中，这一天日记缺。还有，现在的“远流本”、“黄山本”、“中华本”均无1945年的胡适日记，当年曾十分关心收集和整理出版《胡适日记》的吴大猷先生也慨叹这一年的日记“不知在何处”。诸如此类的散失，一时是很难寻补的。我们这里所谓“补缺漏”，是就“远流本”与目前所见的其他几种本子相比较而言。如1922年9月13日至16日日记缺，据“黄山本”和“中华本”补。1922年11月1日至11

月 23 日日记缺，据“黄山本”和“中华本”补。1928 年 7 月 16 日日记附汤用彤来信和禅宗研究论稿一章，最后一页缺，据 1982 年中华书局出版的汤用彤《隋唐佛教史论稿》补注。1937 年部分和 1944 年部分缺，据“黄山本”和“中华本”补。此外如天头、地角、中缝处未印出的现象不少，均以前后文、别本或相关文献资料校补。

我们深信，在社会各方面不断的关心和努力下，胡适日记中那些散失了的部分，迟早总会有一些被发掘出来，以填补现在所见《胡适日记》的某些遗缺；但是我们也认为，要把胡适日记中那些散失了的全都找出来，出版一部绝对完全的《胡适日记》，恐怕是不大可能的。

（二）去重复。如 1923 年 9 月 18 日重一页；1927 年 1 月 13 日和 14 日重两页；1929 年 3 月 18 日有印度嘉维教授的照片，还有两行无头无尾的文字，1930 年 2 月 1 日又有关于嘉维教授的记载、剪报和照片，而前面那两行无有头尾的文字，即是这里记载末段的头两行；1929 年 3 月 18 日附剪报《发现殷墟古物之科学家》，1930 年 2 月 27 日又重见这份剪报，等等。这类问题一般是印刷装帧过程中产生的，其是非正误是不难辨认或找原来报纸查对解决的。

（三）理顺颠倒关系。如丁文江因煤气中毒死于 1936 年。而在 1924 年，丁文江 37 岁，不但活着，而且很健康，并且正想干一番新的事业，但就在这一年底的日记里却附有两篇悼念丁文江的文章，一篇是手写石印品，未署名。文中说：“光阴迅速，文江之死，已逾十四年。”据此推算，这篇文章是 1950 年写的。另一篇是打印品，是董

显光写的，文中说：“在君辞世，已经二十周年了。”由此可知，这篇文章写于1956年。这些显然是后来的错乱颠倒。这两篇文字即使要收录，也应附在1956年春季的相关日记后面，因为当时胡适正在搜集关于丁文江的资料，撰写《丁文江的传记》。又如1926年《欧洲日记》的第三册和第四册之间插入《欧洲的杂记》，把内容紧密相连的两册隔开，而这一册《欧洲杂记》，在时间上从1926年直到1940年，里面既有在欧洲搜集禅宗史资料的札记，也有1927年返国途经日本停留时的札记，还有1939年1940年阅读中共地下小册子的札记。这些札记的每篇末尾都写明了日期，但我们现在所见，却前后颠倒，十分杂乱。这次整理，依《杂记》各条写作的时间予以理顺，并将这一册置于《欧洲日记》第四册之后。

（四）模糊不清者，使之清楚可读。“远流本”的大问题是许多地方模糊不清。有的地方油墨太重，重到一团黑糊，有的地方油墨又太轻，轻到若有若无。这两种情况，有时是边角，有时是几个字，有时是整行，有时甚至是整页。尤其是大量剪报附件，字体缩的太小，加之印刷不清，不少地方完全无法辨认。凡此，都经过仔细辨认，反复揣摩，或跟踪原来的报纸、杂志和文献资料，做校补或抄录。这方面我们用去了大量时间和精力，但个别地方仍不得不存疑，个别剪报不得不从略。

（五）对大量附件作出不同的处理。《胡适日记》附有许多诗文手稿、往来信件、剪报和图片，这些诚然丰富了《胡适日记》的内容，使它在众多的《日记》中具有独特色彩。但是从了解和研究胡适的角度来看，这些附件的价

值并不都是一样的。因此，在整理出版时，是可以以日记正文为中心和主线，分清主次，作出不同处理的。而且这些附件有时很集中，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和五十年代中的几次批胡剪报，数量很大，如要将它们一一录出，放大排印出版，势必造成有些地方非常臃肿，喧宾夺主，淹没正文。为了减轻这种现象，也不能不做一些技术性的处理。

我们所作的处理是这样：《胡适日记》中原附的诗文手稿、往来书信，均原文照录。剪报及杂件，凡是胡适自己的文字发表在不常见或不易找的报刊上者，原文照录；发表在常见易找的报刊上，并在以后又收入《胡适文存》或《胡适论学近著》等书者，从略。凡是他人写胡适的文字，一般原文照录；少数评论胡适的长文，发表在常见易找的报刊上者，从略。时论新闻，凡胡适的日记中论及或加圈点者，一般原文照录；其余从略。个别从略的剪报，在正文栏内存目。

（六）翻译。胡适的日记中有不少外文，其中绝大多数是英文，也有极少量的德文和俄文。为了方便一般读者，我们对外文作了必要的翻译。胡适生前已译者，悉仍其旧。属我们所译者，凡名词术语和片断，译文用〔 〕标明，紧附原文之后；凡独立成篇或有数段者，译文亦依原文式样，独立成篇或分段，用“〔译文〕”标明，附于原文之后。外文剪报，凡是胡适自己的文字或他人写胡适的文字，基本译出；凡关于胡适行踪的报导，全部译出；凡时论新闻，除个别有重要意义者译出外，一般从略。个别略去的剪报，在日记正文栏中存目。缩写的名词术语，为避免差错，未译。同一名词术语在同一页出现数次者，只

译第一次。全部翻译工作由杨国荣教授负责，顾红亮博士承担了大部分初译，周志军博士、柏友进博士和汪传法博士也参加了部分初译工作。

胡适对于自己写日记，要求很严格。他曾多次为自己写日记定体例。从《留学日记》起，他不但重视日记的内容，还很重视日记的形式，如正文和引文的款式，读书札记、诗文手稿、往来书信和剪报杂件的排列方式，标点符号的用法等都很讲究，并且注意前后的一致。到了一定时期装订成册，题写封面，有时还在封面题签旁或扉页上记下与这册日记的相关故事。对于这些，我们在保持原貌的前提下，作了以下变动：原来的封面有选择的保存；删除原用的人名地名号；引号书名号改为现行横排式的；原文中的（ ）号和〔 〕号不变；胡适有时也用□代替缺文和模糊难辨文字，亦维持原状，但加注“原文如此”，以与整理中所用的□相区别；日记正文中的夹注不变，眉批、旁注及个别诗词中的夹注，因版面安排关系，改成脚注，并注明“胡适原注”。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国政府的公文和不少报刊文字及一些私人书信，尚多是老的式样，现在日记中这一时期的剪报及其他附件文字的分段、标点符号，系编者所加。

整理中，凡遇残缺和模糊不清者，均以□号代之；脱文增补或疑似之字，均以〔 〕标明；笔误刊误之字，均将改正之字录于错字之后，并以【 】号标明。

整理加注，似乎是必不可少的。但我们只从文献的整理校勘上，而不从内容的考证研究上加注。凡是补缺漏，去重复，理顺颠倒关系，辨认模糊不清，以及剪报的去存